

批 C r i t i q u e

判

与



邓晓芒

著

启

蒙 E n l i g h t e n m e n t

长江出版社 哲学文学局

卷外卷

批

判

与

启

蒙

邓晓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与启蒙 / 邓晓芒著.
—武汉:崇文书局, 2019. 1
(萤火丛书)
ISBN 978-7-5403-5246-2

I. ①批…
II. ①邓…
III. ①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8495号

批判与启蒙

出品 崇文书局学术出版中心
策划人 梅文辉 (mwh902@163.com)
责任编辑 梅文辉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崇文书局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C座11层
电话 (027)87393855 邮政编码 430070
印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0千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54.00元

(读者服务电话: 027-87679738)

本作品之出版权(含电子版)、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我
思

敢于运用你的理智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鲁迅

萤火丛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100 周年前夕，本书以“批判与启蒙”为主题面世，对于我具有特别的意义。多年来，我致力于实践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并在一些文章中努力推动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但如此集中地将自己这方面的文章作为一个专题汇集起来还是第一次。感谢梅文辉君为我搜集文章和编排成书，他的热情让我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思想在年轻一代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正说明这些思想切中了当前的现实，因而与时代的发展方向是合拍的。回顾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进程，真是令人五味杂陈，其中不乏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充斥着诸如“危机”“奋起”“坚持”“胜利”“排山倒海”“势如破竹”“大快人心”“高歌猛进”“浩劫”“崩溃边缘”“拨乱反正”“走向未来”等字眼；但在这些表面上惊涛骇浪的喧嚣之下，仍然未受触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至于一旦条件适合，立马原形毕露，几千年传统中陈腐僵死的观念迅速“合乎国情”地

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中心，百年前的“咸与维新”一夜之间变成了百年后的“咸与复旧”。最奇怪的是，这些复旧人士居然就是当初的激进人士，在他们眼中，启蒙话语早已“过时”，只有孔、孟、韩非才是最新时髦，他们甚至还自认为在领导世界新潮流。

当然，我也不是那种一味求新不顾传统的人，我不想领导任何潮流，不论是维新的还是守旧的，我只想搞清楚中国当代的问题何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能够适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今天的发展。所以，最初促使我投身于西方古典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的就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冲动。在那个全民疯狂的时代，我认定回归理性和常识、提升理论辨别力和击破那一个个令人着魔的巫术邪说，正是我们时代的历史使命。我今年已满七十岁了，从我自觉到这一历史使命并有目的地看书学习、锻造自己的思维能力开始，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的思考使我深信，操现代汉语的中国人决不是天生没有思维能力，而只是没有好好地锻造和发挥出来。我们缺乏的只是一种谦虚务实的态度，我们总是幻想自己像武侠小说中一样，靠碰运气得到一门独门绝技或一部武术秘籍，立马就功力大涨，将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敌瞬间击倒。我见过不少民间的谋略家或军事家，个个高卧隆中，放言高论，无非是战国七雄，天下三分，都是些厉害角色。但我从他们嘴里听不到公平和正义，人道和人

权，价值和文明，所有的只是“赢”的技术和“霸”的良策；也听不到人间的疾苦和现实的纠结，所有的只是沉溺于章回小说中的意淫。一百多年前，中国就已经不再处在《三国演义》的时代，有识之士也早已发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呼声；40年前，国人上下也再次吹响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号角。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似乎都已经成了尘封的过去，谁还在鼓吹这些，是要被视为“冥顽不化”的。我本人恐怕就属于这些“冥顽不化”者之列。

但我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动摇，因为这些指责并不是理论上的证明，而是风气的转移和时尚的流变，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赶时髦的人。我凭自己一生的经验所认定、所想清楚了的事情，怎么能够说变就变？不管人家如何，我这一辈子立定的志向就是，以我自己为标本，来证明一个中国人在吸收近现代西方文明并以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上究竟能够走多远。我已经感到，中国人在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深入人性的根基方面其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西方思想的精髓，我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所迸发出来的创新思想是完全可以站在时代的最高层而与其他民族平等对话的。

邓晓芒

2018年10月20日，于喻家山

目 录

前 言	I
上 篇	1
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	3
一、一个原则：自否定	4
二、双层视角：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的统一	8
三、双重标准：中西文化境域中的不同取向	14
必须把传统文化批判推进到新的层次	19
一、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20
二、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是“百家争宠”	24
三、要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29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	33
一、什么是“现象学还原”？	34
二、对中国传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现象学还原	37
三、中国传统文艺和语言流变中的现象学还原	51
中国道德的底线	59
一、解题	59

二、中国道德的内涵	60
三、中国道德的等级	62
四、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67
五、如何提升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73
六、结论	76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	78
一、儒家的结构性伪善人格	78
二、康德的道德哲学对儒家的“休克疗法”	83
三、如何看待人性中的“根本恶”	91
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	96
中 篇	105
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	107
一、对前两次启蒙的反思	107
二、第三次启蒙的特点	113
三、第三次启蒙的任务	117
四、结语：启蒙的未来前景	121
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	122
一、启蒙无需监护人	124
二、启蒙需要“言行的某种不一致”	131
三、启蒙不是一劳永逸的	134
启蒙的进化	139
一、从萧蓬父先生的启蒙思想谈起	139
二、明清之际中国“启蒙”的缺陷	142
三、当代中国启蒙需“逆流而上”	147

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	152
一、西方的启蒙概念·····	152
二、文化的自我反省·····	161
三、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	166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	175
一、新保守主义对五四精神之疏离·····	176
二、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之继承·····	179
三、新批判主义对五四之反思·····	186
四、总结·····	196
下 篇·····	201
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分歧·····	203
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	207
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	214
一、知识分子的身份演化·····	214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	217
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革新·····	222
评刘小枫的“学理”·····	227
一、引子·····	228
二、何种政治常识？·····	232
三、何谓“人民主权”？·····	243
四、刘小枫政治学的“丛林法则”·····	252
五、担纲者及其“精神内伤”·····	261

上 篇

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

大约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与儒家学说的交锋就没有中断过，这其中包括在著作和文章中对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展开批判，乃至在学术杂志上连篇累牍地与儒家学说捍卫者们展开你来我往的反复论战。而用来批判的参照物，则是西方哲学和文化提出的一些普遍原则，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纵观 30 多年来的国内学术界，在公开进行与传统文化、主要是与儒家文化的论战的人中，我恐怕要算是数量最多、连续论战时间最长、批判最猛烈的了，因此在学者群中似乎已获得了“西化”“偏激”的定评。不过，也有一些眼尖心细的人、包括同行和学生都看出来，并且直接向我说出来，即我本人其实骨子里奉行的还是儒家的做人原则，这不光是指我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方式，而且是说就在我大力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也是本着儒家精神在尽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职责。对此，我自己从来都不否认。我曾经公开说过，如果不是秉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作为一个学者我也许会更倾心于对宇宙太空的科学探

索。这本来是我儿时曾经有过的志向，它出自于对大自然奥秘的强烈好奇心。

正是由于在青年时代 10 多年的底层历练中，命运将我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才使我的思想关注点转向了国是民瘼，从而在这一点上，与儒家精神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甚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受儒家思想浸染 2000 多年的国度，一个现代学者完全摆脱儒家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从根本上来说还不止是一个思想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方式的问题。儒家思想本身正是在这种几千年一贯的生存方式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这种情况好坏与否，我在这里不作价值评价，至少这是一个谁也摆脱不了的客观事实。

这就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我到底和儒家是什么关系？如何定位这种关系？我想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谈一下，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

一、一个原则：自否定

根据我所提出的“自否定哲学”，真正的自由体现为自否定原则。^①所谓“自否定”，就是自己否定自己，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但由于它是由自己来完成这一过程的，而不是由于外来因素的强迫，所以它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取消，而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提

^① 拙文：《“自否定”哲学原理》，载于《实践唯物论新解》，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26 页。

升了自己的层次。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儒家文化，则可以说，儒家文化在今天迫切需要进入一个自否定的程序，才能保持自己继续发展的生命力。我曾经在很多地方表达过这样的原理：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地弘扬传统文化，否则只能是败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在今天，就体现在它是否有勇气、有能力展开一场自我批判。凡是对儒家文化不加批判地一味捍卫和继承的人，都只能把儒家文化推入绝境。他们以儒家文化的正宗代表自居，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适得其反，他们才是儒家文化的埋葬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承认自己是儒家，也就是一个批判儒家的儒家，或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儒家。我认为，这一明确的定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儒家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推进。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似乎没有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传统作过如此定位，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孔家店，或者让自己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迎接“西化”的洗礼。即使有的人并不认为儒家文化全部不行，必须有所保留、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他们总体上都自认为已经超出儒家思想的局限，已经完全是立足于世界潮流和新的标准来看待儒家思想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曾经在《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一文中谈到，不论是五四启蒙还是1980年代启蒙，“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都更像是一些谋臣或智囊……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治国平天下的实效”。中国的启蒙者从来

都没有真正超出儒家的樊篱，而是以几乎天生的儒家的眼睛在对传统儒家作出挑剔和取舍，乃至加以全盘抛弃，而这种态度仍然是儒家的。

这样看来，是不是我与五四以来的这些批判儒家的儒家就没有任何区别了呢？当然不是。根本性的区别在于，他们都是不自觉的，而我是自觉的。例如，鲁迅就自认为自己受庄子和韩非的影响很深，但却否认自己也受到儒家的影响。^①其他启蒙思想的追随者也都急于撇清与儒家的关系。但是，当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全新的“新青年”“新的女性”的时候，他们恰好把自己的儒家化的理解渗透进他们引进的外来文化要素里面去了。我在《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中曾指出，五四知识分子所谓“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周作人语），其实并没有吃透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髓，甚至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体现为道家放纵才情的狂士风度与儒家的博施济众的“圣人主义”的冲突。^②当然，我指出他们在骨子里浸透着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的基因，并不是表明我自己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超越这种基因的限制，而是为了形成一种更深层次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我们不能完全脱离儒家的眼光，但我们能够使这种眼光置于一个更高的层次，超越于它在具体事情方面的各种局限性，并且始终意识到这种儒家眼光仍然是有其边界的，是需要不断反思和突破的。

① 鲁迅：《写在〈坟〉后面》，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85页。

② 拙著：《新批判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15页。